

◆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无人不知长风沙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这是李白的名篇《长干行》的结尾四句。从长干里的所在地南京到长风沙有多远?陆游在《入蜀记》中早作了回答:“自金陵至长风沙七百里。”那么,长风沙在哪里?答曰:在安庆的长江之滨。

少年时代的我,在故乡安庆,只知道东门外远处叫“洲上”,指的是一片江湾滩地。读到李白的《长干行》,也只注意了长干里的六朝金粉的金陵。及长,就是我在天津念书、北京工作的年月,诗成了空白,一首诗里面的某一地点,更是没有那个闲心去研究了。转眼间两鬓斑白,而诗的春天甫至。久别的家乡也成了我经常眷恋之所。这时候,家乡的诗友忽然问我,“你可晓得,长风沙就在安庆?”这个消息对我不啻是意外收获,然则想一想又不觉得意外,李白的晚年就是在安徽度过的。皖江两岸,处处芳草,不少所在都有诗人流连栖息的脚印。诗人一定熟悉这一片土地。一个金陵女子思念远在巴蜀岁久不归的丈夫,诗人替这位女子敞开心扉,从而产生了一首传世的诗作。从平实、恬静的生活,升华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千古名句。可是,“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种急切思念的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决心潮江上,以期早日团聚。迎候的地点放在哪里为好?诗人居然不计七百里之遥,一下子就选定了长风沙。这或许表明,长风沙早就是一个声名远播、世人尽知的所在。确实如此,历史上原本就有个说法:“行船江中游上下,无人不知长风沙”。

终于,我有了一个机会,专程去领略长风沙的风采。那是暮春时节,一个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日子。两三点雨,更增加了一份温馨的湿润。沿着梧桐成荫的安(庆)枞(阳)公路东行二十公里,烟水漠漠,滨江的一片土地,平畴一望,阡陌纵横,间隔着听到几声鸡鸣犬吠,好一派田园风光!现任长风乡乡长的赵勇,文静中透着睿智。他告诉我,长风乡现在有十三个村,两万八千多人,耕地一万八千亩,是长江的圩区,水稻和棉花兼作,盛产柿子。水产中鳊鱼和螃蟹仍是强项,但水面利用率不高,因此,正在发展甲鱼养殖。工业上的可利用资源是煤和建材,规模都不大,总之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乡。然而,乡里却把经济的发展和丰厚的文化资源连到一起。他们说,安徽的山山水水和李白的名字分不开,长风沙又连着诗人脍炙人口的篇章。他们和郊区诗词学会一起,筹划在这里兴建长风沙公园的碑林。现在,刻有“长风沙”三个金字的石碑已矗立在长江之滨。我还有幸应邀题写了“长风沙公园”的牌名。长江重镇安庆,在秀丽的山川风貌、丰富的人文景观、璀璨的文化传统中,又要弹奏起诗歌王国乐符中的一个强音,使素有“古皖文化”美誉的故乡,谱写新的篇章。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南门江边的那座小楼上。五十多年前,当我推开朝南的那扇木窗,面对波光粼粼的江水、常常透过烟柳城郭,借着蓝天下白云的飘动,去遥想“古寺迎江东更东”的那片土地。现在,让我再在小木楼上倚窗而望吧……

你看到了吗?在云海与江涛交相掩映之中,樯帆排列,舟船纵横,一个古代水码头正在迎接它的黎明。不是吗,滔滔长江水流到这儿以东宽阔的江面,被南岸的太子矶、罗刹矶拦截,浊浪排空,“苦最湍险”,而长风沙正好形成避风的港湾,来往船只多在这里停泊。久而久之,一个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大港出现了。水上交通的发达,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安庆江城盛产的“四鲜”——鲥鱼、季刀鱼、蟹、鳊,驰名于长江两岸。我好像看得真切,那是一幅百舸争流、商贾云集的繁忙港口的形象。

你看到了吗?那里乌云密布,山雨欲来。樯帆点点忽然一下子不见了,代之以朦朦列阵,杀声震天。据史料,早在北朝齐君主吴兴王侯景时,“与豫州刺史战长风城”。江上有大小神墩,传说曾是曹孟德屯水军之所。安庆,地处楚尾吴头,背负北部中国的广大地区,面临大江之险,本来就属兵家必争之地。商业港口的形成,军事重镇的地位,更增加了长风沙江上军旅出没的特殊地位。

你看到了吗?祥云起处,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御风排云劈波斩浪而来。那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曾经四过安庆,两次长风沙。《长干行》可能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初过金陵时所作。天宝七年(公元748),李白由金陵、扬州溯江而上,泊长风沙。上元二年(公元675),与宣城宴长史同游,泛舟安庆,又有“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的诗句,李白必是不放心他笔下的长干女子是不是迎着了自己的丈夫。他写《长干行》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意气风发,逸兴遄飞,替长干女子立言,神思却飞到了长风沙上。真正初涉长风沙,已是年及半百,饱经人世沧桑。再次来到长风沙,已是接近他生命的尽头。也就是说,和长风沙的关联,前后几乎占去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李白以后,宋、元诗人陆游、梅尧臣、杨载、揭傒斯,都有诗吟咏长风沙。长风沙是多么幸运啊!或许是有了一些渊源,长风沙的后人也有诗名。仅清末民初,秀才、举人、进士就有数十人。村村有学堂,吟哦之声不绝于耳。以致,长风沙也有了“诗乡”的美称。

你看到了吗?江滩拓展、港湾湮塞,大约在明代以后,长风沙港埠寥落了。几经沧桑变异,原来的港口筑起长江大堤,港埠所在地已成了万顷良田。

我庆幸,在我对故乡的怀念中,增加了一片沙洲以及它所孕育的一切。长风沙作为长江这条玉带上的一颗明珠,从此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上。

◆陈巨飞专栏·人间事

才女张华娟

我们那届同学,是中文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届,出了很多人物。既有王太贵这样享誉霍邱的诗人,又有张落这样为爱走蜀道的神经病。我们那届同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自视甚高,相互瞧不上眼。男生每每谈起女同学,一脸的不屑;女生中也流传一个段子,说搬寝室时,男生们抢着去四号楼干活,某女生说,哟,我班男生虽然长得丑,但搬砖还是很厉害的。岂止是男女生长久交恶,就连同性之间也相互排斥。

但是有一个人是大家都很服气的,那就是才女张华娟。

汪东属于地痞流氓型的,虽然现在在正科级干部,但也是个正科级的地痞流氓。但他见了张华娟,哪怕是没见,在宿舍提起她的大名,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华娟姐姐”。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得到普遍的尊重,华娟拼的就不仅仅是颜值和才华了,更靠一种人格魅力。

反正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听过有人说华娟的不字。

初识华娟,是她任组长,带领我们到大街小巷开展不规范字调查。这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则是当任务去对待。也许是六安人文化层次相对较高,找错别字变得十分艰难。我们从云路街走到鼓楼街,九拐十八巷跑遍了,结果却是收获聊聊,仅仅找到两个错字,离老师布置的五个错字还很遥远。我小腿虽然生疼,就对组长说,我们捏造几个错字,不信老师还真来查。华娟说,再找找吧,马上带你吃鸡腿。

于是她和万光芳请我们吃了炸鸡腿。现在看没有什么,但那时我们大多数还没有吃过肯德基,吃炸鸡腿是很奢侈的事。那时候人们都不算太垃圾,所以也没有什么垃圾食品。方舟吃得感激涕零,于是深深爱上了请他吃鸡腿的万光芳同学。

吃了鸡腿,长了腿劲,最终我们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了黄克顺先生的表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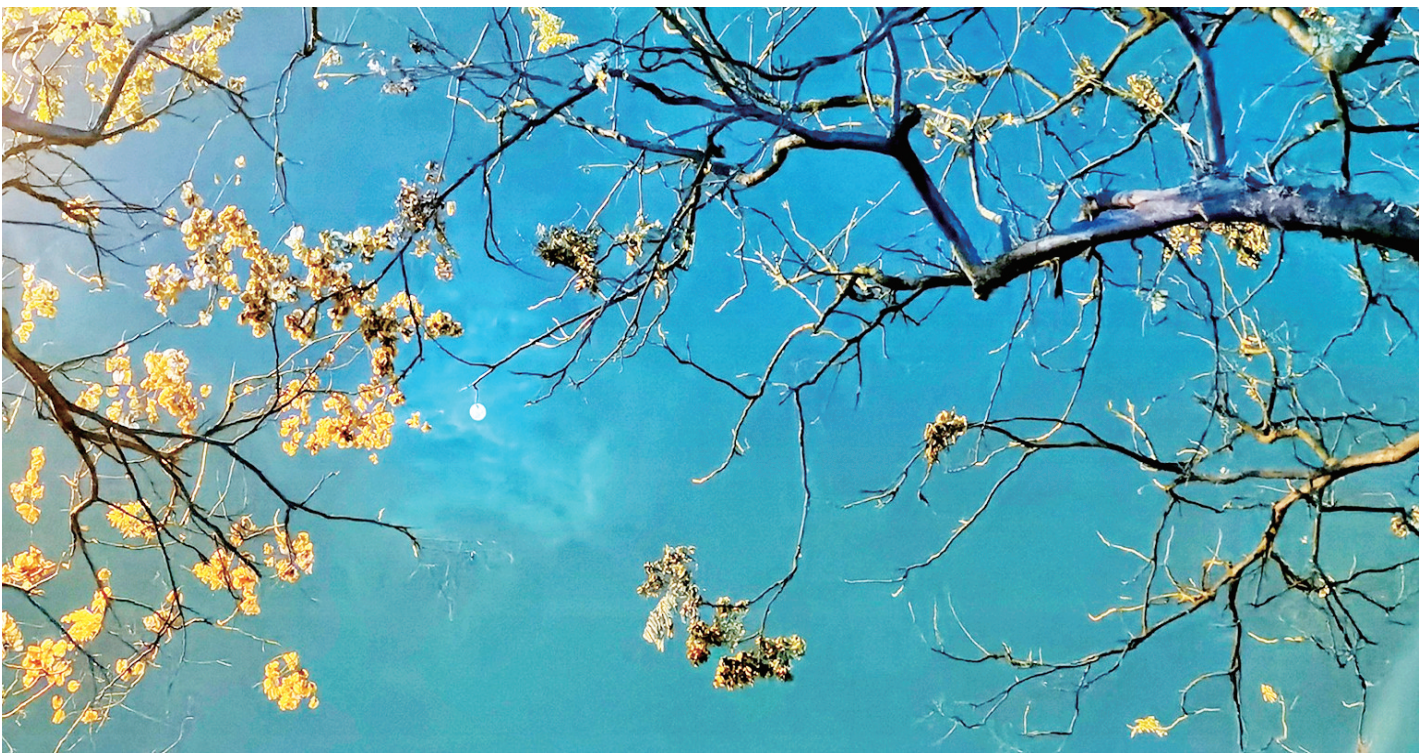
大一下学期,我当了《春泥》的主编,天天搜罗好稿子,想编一期惊天地、泣鬼神的期刊,其志不小。听说华娟写了一个剧本,中文系领导都夸赞了,于是要来剧本,发在《春泥》上。剧本叫《歌声飞扬》,以中文系女生公寓四号楼207寝室作为背景,以“叶子”以及她的五名室友为人物,写出了中文系女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她们参加各种社团,发展特长,认真学习,拒绝恋爱,积极考研,是温馨的一家人。看过剧本后,汪东、阿坤强烈地想去207参观,结果被管理员拦了下来。

辅导员有次来查寝,看到我们宿舍跟猪窝似的,大家却没事一样酣睡,他气咻咻地说,你们去看看张华娟他们寝室,再看看你们颓废的样儿!

阿坤说,去了,不给看。

以前没有《甄嬛传》,但似乎每个女生寝室都有宫心计在不断上演。同寝室的闺蜜因为抢男朋友打架了,因为抢打电话中仇了,因为看不顺眼冷战了,都是正常的事,以中文系尤甚。只有207寝室,在寝室长华娟的带领下其乐融融,上课一起来,下课一起去,连吃饭都要一阵,还多次获得寝室设计大赛的冠军。207寝室有个郑姓美女,甜美动人,很多男生跃跃欲试想接近她,无奈她总是跟着大部队,让这些追慕者无从下手,他们只好铤而走险。

后来我组建河畔,请张华娟出山,担任秘书长。秘书长主要管财务,保管诗社的资产。当然我们的资产一向没有超过200元。但是华娟很细心,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分钱都花在刃上。有次王太贵冒充给诗社打稿子,仗着是诗社元老,又是社长兄弟,想报销他在西门网吧上网的钱,被华娟严词拒绝。财务管理规范有序,诗社最终因为华娟的付出受到院团委的表彰。



寒月 周文静 摄

◆灯月闲话

妙趣横生的八扇屏

范方启

有一种传统的相声叫作八扇屏,运用贯口手法,吧嗒吧嗒说下去,以此造成视听效果。八扇屏,单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也就是八扇屏风之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时光流转到大清王朝,官宦人家流行在主厅内摆设屏风,而屏风中自然要有些内容,这种嗜好也影响到今人,有些公共场所依然能看到屏风,但不一定局限八扇。屏风中都有些啥?既不是美人,也不是山山水水,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彰显的是主人家的文化内涵。可见,古人还是蛮有品位的。

拿画屏上的历史人物说事,这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不迎合低级趣味,不哗众取宠,即便是逗乐,也是不动声色的,让旁观的你不由自主地乐出声,并慢慢喜欢上这门艺术。

虽然叫八扇屏,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八个,细心人士统计了一下,总共有22人。如此说来,所言的八,事实上也不是实指,表示的是众多的意思。表演进行时,因时间所限,一般只能从“浑人”“莽撞人”“苦人儿”“小孩子”“江湖人”“粗鲁人”等六大类中,选择三种来表

演,讲究的是短而精。八扇屏表演影响力较大造诣较深的有张杰尧与绪德贵、陈子贞与广阔泉、赵振铎与赵世忠及高玉峰、刘宝瑞、赵春田等艺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至今仍保存有刘宝瑞与郭全宝及赵振铎与赵世忠的演出实况录音,这将留给后人一笔文化遗产。

苦人儿尉迟敬德、莽撞人张飞、忠厚人鲁肃、愚人颜回、不是人曹操、小妇人杨玉环、小女子穆桂英……,这不是给人画脸谱,简单地画脸谱,实属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而是说着说着,一个貌似“定义”的东西慢慢浮出水面,看起来,像,像极了!说“小孩子周瑜”,用以铺垫的人物可就是长长的一串,摘引其中一段作为佐证,“甲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灌穴浮球之智。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



陈巨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曾参加第三十四届青春诗会和中国作协十代会,获十月诗歌奖、中国青年诗人奖、李杜诗歌奖等诸多文学奖项。

中文系纵使才女济济,但像华娟这样集文才、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于一身的,还真不多。在诗社的那段时光,是我和华娟接触最多的日子。那时候,小白、德志、华娟和我经常在一起聚会,我们喝酒后还喜欢去草坪上围坐一团,唱歌跳舞,往往引起围观。那时候仔仔跳霹雳舞,我朗诵诗歌,华娟唱自己作词作曲的《眼睛说》。

那时候真年轻,但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大学毕业后,华娟去皖西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后来,经常可以看到她的学生给她留言,或是毕业后去看望她。华娟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好老师,他们很尊敬华娟。汪东在神农架工作,后来考到黄冈,偶尔回六安,还打算去看看他的“华娟姐姐”。但是,据说那天华娟正好不在,让汪东好生遗憾。

◆风雅颂

大 关

方云龙

深秋,一个暖色调主导的季节
我们相遇大关
工厂、田野,生态园、村庄
错落有致地摊开了丰收指南
黄润润的柿子、金灿灿的稻谷
以及焰火一样放射的百日菊、秋葵
无数的火把,点燃芬芳点亮秋夜
大关,大关
一个听起来就很响亮的名字
深秋的大关
一片带韵的土地、一幅大写意的中国画

来不及找个细品的理由
昂冲邓庄,古朴的韵致
让秋风发送召唤
小桥流水,炊烟石墙,桃梨古柳
构筑出北峡雄关独特的乡愁
十月的梨树,意外的花朵再次绽放
在厚厚的阳光里铺垫着美丽
我仰望着梨树的枝丫间
苍茫的叶子正交错起的顽强的天空
三月里梨花的模样
霓裳羽衣,一身琉璃白
在我眼前肆意流淌

再三打量,隐约闪耀的几点白光
啊,梨花,是梨花!几朵绽放的梨花
山美地暖人和,深秋的梨树
怎能不刷新出几颗心花
啊,你就像是山坳里飞出的诗歌
嘹亮了寂静的山野
你一定是饱听了桐城歌和古书快板
忍不住把幸福喊出胸膛
在历经季节沧桑之后
你剔除了浮华、喧嚣、芜杂
再次把雪花飞舞的浪漫
抒情得不慌不忙
这一片带韵的泥土啊,又深爱上了你一回
而我此刻,情愿做
时光褶皱里的一枚梨树叶
默默地憧憬瞻望
这一片土地来日方长

朱俊春的诗

薄暮下的村庄

冬日的黄昏说来就来
就像寂寞的村庄
一意孤行地走向苍老
祖屋斑驳的墙壁
在暮光袭来之时
抖落一地尘屑

薄暮下的村庄,应该是温柔的
炊烟袅袅,笑语盈盈
每一盏灯下都流淌着柔软的色彩
更应该是丰盈的
春雨绵绵,大雪纷飞
掩盖不住的勃勃生机

当我再次注视着村庄
村庄也注视着我
沉默的土地,锈蚀的犁铧
稻香和蛙鸣渐行渐远
除了怀念,只有记忆

站在消瘦的村庄
久违的痛楚,乘着刺骨的风
一路穿过竹林、田野和坟场
放肆的泪水在脸上纵横交错

天快黑了,池塘边飞起几只水鸟
惊起一片天真的笑声
无忧无虑的孩子,像庄稼一样
在土地里生长,一茬又一茬

灰喜鹊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显然没留下什么痕迹
灰喜鹊的叫声
唤醒一个新鲜的清晨
就是这三只灰喜鹊
在屋顶和窗檐来回嬉戏
生动的尾羽
划出一道道天蓝色光辉
寂静的小区顿时平添了些许生机

居家已经第四天了
欲晴还阴的天空下
疫情若离若现,忽远忽近
许多安静的目光
从窗户长出,左右躲闪
内心隐忍的湖水里
水草也不安地动荡

在这个冬天
当我看到这样一群欢快的灰喜鹊
千百年来被视为吉祥的鸟
就像看到叽叽喳喳的童年
我知道 所有的星光都不会缺少
这时空燃烧的温度
终究会回到热闹的人世间

